

第十回 赴秋闈儒生登榜 進京都難女逢仙

詞云：

瀟灑書香一脈，秋場文策。定然鹿宴列頭名，卻不道棟梁格。素女他鄉遭厄，獸心惡客，何嘗人算有天奇，富貴神仙已識。

右調《洛陽春》

話說王雲次日清晨望繡珠音信，少頃，繡珠送吳珍至館。王雲笑問繡珠道：“姐姐，昨日之事如何回復小生？”繡珠正色道：“先生作事真也兒戲！”王雲聞言喫驚道：“姐姐何出此言？此係小生終身大事，安有戲言之理？”繡珠道：“既不兒戲，為何將別人的綾帕搪塞小姐？小姐見了大怒。”王雲聞言到喫了一驚，心中想道：“是了，前日將英娘之帕放在一處，昨日匆忙，未曾細看，諒情取錯，此事怎了？”遂道：“煩姐姐致意小姐，不要見怪。是小生一時之誤。這帕是小生拿得朋友的，恐其來要，姐姐去取還小生，換上小姐原物如何？”繡珠道：“小姐等候原帕，時不容緩，哪裏等得取了來換？莫若先將原帕付妾拿去，明早送還先生之帕，可否？”王雲無奈，祇得取出付與繡珠拿去。

繡珠進來向夢雲道：“小姐的原帕在此。”夢雲道：“取來我看。”繡珠遞上，夢雲接來，細看是自己的，遂道：“綾帕呵，你一去三年，今日來見舊主，好僥幸也！”夢雲道：“可曾問王生，那方綾帕是何處得來的？”繡珠道：“我也未曾問他，他說是取得一個朋友的，恐那人來要，叫我送還他。”夢雲笑道：“莫睬他，知道哪裏來的？以言遮飾耳。”繡珠道：“明日他與我取討，如何回他？”夢雲道：“你祇說是在燈上焚了。”繡珠笑道：“小姐，你要這帕何用？不如還了他罷。”夢雲道：“你莫要管我，我自自有道理。”繡珠道：“小姐，綾帕已有，怎生發付王生？”夢雲道：“前言不過一時之談，實是索綾帕之意，怎認起真來？可慢慢回他便了。”繡珠道：“小姐之言差矣。自古君子出言不苟，況王生慕小姐於夢寐，動靜三年，今小姐忘卻前言也罷，

祇可惜害了王生這一個才子的性命！”夢雲道：“且再三思。”繡珠道：“小姐不必過疑，若慮王生無才，也祇消一張箋紙，或是出題限韻，或是小姐題句相和，待賤婢拿去試他一試，便見分明。”夢雲道：“王生才貌，我已深知，倒不用試得。”繡珠道：“又來了。小姐深居閨閣，哪得知其深細？”夢雲笑了一笑道：“有個緣故纔知。”就將王生不在館中，自己同文郎到書房，看見王雲的詩稿，後來王雲回館，自己出來，兩相撞見，說了一遍。繡珠道：“哪裏曉得小姐有此佳會！”夢雲以目斜視道：“賤人，怎麼叫做佳會？”繡珠道：“小姐，到底如何回復王生？”夢雲道：“你取一張錦箋來。”繡珠已知其意，遂取過一張錦箋，磨濃了香墨。夢雲握筆沉思少頃，就借蘭花寓意，題律詩一首，書完付與繡珠道：“可將此詩送與王生，叫他依韻和來。小心在意，不要被別人看見。”

繡珠接詩在手，遂走到書房，見裏面無人，一徑步入。王雲看見，起身向繡珠道：“姐姐此來必有佳音，還是送還小生綾帕？”繡珠笑道：“你還想那方綾帕麼？前日小姐見不是己物，當夜在燈上燒了！”王雲著急道：“姐姐所言，是真是假？”繡珠道：“誰來作要先生？實是小姐燒了。”王雲暗自沉吟道：“這事怎了？倘果然燒了，日後英娘與我索帕，如何是好？”遂道：“小姐既不還綾帕，有別話說麼？”繡珠道：“小姐並無話說，就是命妾來做試官。”王雲道：“小姐還要考小生麼？”繡珠拿詩笑說道：“這是小姐的詩，請先生步韻賜和。”王雲接來，看著詩道：“這就是了。”遂念那詩題，卻寫道：“題蘭花一律，錄呈教正。”詩曰：

幽花每放動誰心，石谷臨風我自欽。
弱秀常留君子室，輕英不入小人林。
知他曾入燕姬夢，記取還鳴宋玉琴。
愛爾骨高名第一，紛紛香氣惹衣衿。

王雲看完道：“妙嘍！詩之壯觀美麗如此。雖則題蘭，意在小生。小姐之作形容已盡，小生今當擱筆，倘若畫虎不成，反類其狗，祇好謝罪罷。”又將詩反復吟了幾遍，道：“小生好不僥幸！”又向詩深深作了一揖。繡珠見了笑道：“先生，你莫非癡了？卻向何人作揖？快些打發我去回復小姐。”王雲道：“姐姐，你不知詩中之意，故說小生是癡。若說與你知道：祇怕姐姐也要癡起來了。”繡珠笑道：“詩中之意，妾已知之。可速付回字與我進去。”王雲遂出座，取了一張雲箋，舖於几上，也不和蘭詩，提起筆來，揮成二絕，疊成方勝，遞與繡珠道：“草草不恭，煩致小姐海涵。”

繡珠就袖了進去，夢雲正在窗下喂鸚鵡，見繡珠進來，問道：“你將詩去，王生可曾和韻？”繡珠道：“王生見了小姐的詩，羨慕不已，自言自語了一會，又向詩作揖。他說：‘小姐的形容已盡，小生祇好擱筆’，大約不曾和得。”遂在袖中取出王雲的詩呈上。夢雲接過，看是兩首絕句，詩曰：

花動春風若有情，玉簫未奏落梅聲。
愧予難比相如令，專待嫦娥賜好盟。

其二
謝得殷殷珠玉篇，羞將半幅寫雲煙。
空齋日落留明月，猶恐嫦娥誤少年。

夢雲看完笑道：“王生詩灑落，其禮自居。”繡珠道：“小姐何以見得他自居？”夢雲道：“他詩中之意，言無盟恐我誤他。欲要相會，這豈可為之？”又自沉思了一會，道：“罷罷罷，我今還他一個決斷，待他好忿志功名。”繡珠道：“小姐之言正合其理，與他訂約終身，使王生就無三心兩意了。”夢雲道：“你可將前日的綾帕取來。”繡珠遂向箱內取來，舖於桌上。夢雲遂題了四句在上面，就命繡珠送與王雲，說道：“叫他努力功名，我決無二意。與他也要一個准信來。”

繡珠領命，遂又到書房，向王雲笑著說道：“郎君好喜也！”王雲道：“姐姐，喜從何來？莫非小姐有甚佳音麼？”繡珠道：“然也。前日相逼郎君之帕，今日依然送上。”王雲因笑道：“綾帕一方，顛來倒去，依舊又到小生。”將來看時，好不歡喜。觀上面又多了四句，道：

天定姻緣，固是宿緣。雲夢結緣，今生了緣。

王雲念道：“小姐良緣已允，姐姐可能使小姐與小生一會麼？”繡珠道：“不可。我家小姐立身不苟，若去言定數語，小姐

使妾來者，不過致意郎君，惟以功名為念，莫使小姐有白頭之歎，並無他意。郎君亦要留個珍物與小姐，以作日後之質。”王雲道：“小生承小姐垂情關切，豈肯作負心之輩？小生囊底一空，並無珍物可留，前日取錯的那方綾帕，諒情未焚，還在小姐處，可以算了罷。”繡珠唯唯領命，恐有人來，遂進去回復小姐不題。

卻說王雲在館，又是孟夏的光景，父母的服恭然又滿了，一日想起今秋是科試之期，要去科考，待繡珠出來，與小姐說知纔好。一日繡珠出來摘蘭花，王雲見了，起身走出書房來，問道：“姐姐摘蘭花何用？”繡珠道：“小姐所愛，故命摘取。”王雲道：“小生有一事，相煩姐姐致意小姐：今歲乃是秋試之期，小生要辭館回去。”繡珠道：“這是先生的大事，待妾進去說與小姐，不知可有話說？”王雲道：“有理。”繡珠摘了幾枝蘭花進來，遞與夢雲道：“小姐可曉得麼？”夢雲道：“平白的我又曉得甚來？”繡珠道：“王郎要賤婢致意小姐：今秋乃科試之期，他要辭館回去，問小姐可有甚麼話說。”夢雲道：“正是。今秋是試期，不知我哥哥可去？我也並無他言相致，不過贈他盤費些許。可在箱內取白銀二十兩送去與他，說聲‘前途珍重’。”繡珠領命，就拿了銀子出來。吳珍年已八歲，少知世事，王雲見繡珠又來，遂步出書房。繡珠向王雲說道：“小姐致意郎君：客途保重，莫負初心，使小姐有妝台之歎。外具白銀二十兩，與郎君途中之用，請收下。”王雲接過道：“承小姐用情如此，小生粉骨碎身也難報答。”繡珠道：“郎君過於言重。祇怕郎君一朝榮貴，不似今日。”王雲道：“小生怎敢忘姐姐今日之情，煩姐姐進去與小生致謝小姐。但是與姐姐從此一別，未知會期何日？”說罷淒然。繡珠聞言亦淚下，道：“郎君前途珍重。”祇纔說得一句話，聽見有人來，即忙進去回復夢雲不題。

卻說吳璧到館中，與王雲閑話。說到其間，王雲道：“小弟有一言奉告。”吳璧道：“先生有何見論？”王雲道：“小弟一則返舍去看看，二者今秋又是試科之期，意欲要去走走。未識長兄尊意何若？若去，小弟同兄偕行更妙。”吳璧道：“正是。今歲秋試，小弟倒忘了，先生正該去奪魁。小弟去倒要去，惟恐去而無益。”王雲道：“長兄何出此言？”吳璧道：“先生豈不知臧氏父子與寒家為難？豈非去亦徒然？”王雲聞言，唯唯點首。吳璧問道：“先生何日起程？”王雲道：“小弟意欲明日就要告辭。”吳璧道：“何其甚速？”說罷，遂進去吩咐治酒，當晚就與王雲餞行。次早，王雲停當了書箱行李已畢，吳璧就封出二年的束修，另有封程儀，王雲再三不受，吳璧務要盡收。二人謙讓了一會，王雲祇得收了，遂謝過吳璧，又道：“令堂伯母不及面辭，望長兄致謝。”吳璧道：“不敢當。”遂叫吳珍拜謝了王雲，就問道：“先生幾時回蘇？小弟好去候送。”王雲道：“不敢勞步了。”吳璧遂叫人挑了行李，送王雲到門外，兩人一躬而別。吳璧來至內堂，夫人問道：“先生可曾去麼？”吳璧道：“去了，叫致謝母親，孩兒想，王清覽青年才貌，日後必位高爵顯，孩兒不及也。”夫人道：“我兒既不如人，就該努力向前。”夢雲在旁聽得王雲已去，心中甚是不安，就回房去了。

不談他母子閑話，且說王雲走到中途，卻遇著慧空，遂施禮道：“師兄何來？”慧空答禮道：“纔在小庵來，為何賢弟一向不到小庵來走走？莫非見怪麼？”王雲道：“不是見怪師兄，卻少工夫，今日卻要到寶庵相辭。巧遇途中。”王雲就打發行李先去，自同慧空來到庵中。慧空就邀王雲到房中坐下，煮茗閑談。慧空問道：“賢弟今欲別愚何往？”王雲道：“今年秋闈科試，所以解館蘇旋，打點北上。”慧空道：“這是賢弟的大事，此去定取青紫無疑。”說罷想了想，又相著王雲笑道：“賢弟面上豐彩異常，必然還有些喜兆。”王雲就笑了一笑，慧空道：“此笑內必定小姐絲蘿亦允。”王雲遂道：“不瞞師兄說，小姐已經心允，就是夫人未知。”慧空道：“小姐既允，何愁夫人不肯？”王雲道：“但願如此纔好。”慧空道：“將來愚亦要與賢弟做鄉鄰了。”王雲道：“師兄也要到蘇郡去麼？”慧空道：“正是。向日家師有一位師兄在山塘北里護雲庵中常住，今春家師往蘇問候回來，言及師伯年老，庵中未曾招得子侄，無人照管，要家師遷去。說那庵中甚是清靜，無閑人往來，況錢糧又多，不比此庵，坐落城市，往來人眾，應接不暇，故要棄此庵而去。”王雲道：“妙極。師兄若遷到我鄉，小弟正好請教。幾時方去？”慧空道：“約在今秋搬去。”王雲又敘了一會閑話，起身告別，道：“小弟就在這三五日內起程，就此拜別師兄了。”慧空道：“賢弟此去，途中自重，望捷音。愚亦不來相送了。”王雲道：“不敢勞步。”慧空遂送王雲出庵門，兩人依依而別。

王雲來至鄭府，見過鄭乾夫婦。鄭乾道：“聞知賢甥解館，北上麼？”王雲道：“甥雖有此意，祇恐才淺，去也無用。”鄭乾道：“說哪裏話來。此去一定名登天府，老夫也少沾光彩。賢甥准於何日蘇旋？”王雲道：“打點明日就要行了。”正說話間，家人進來報道：“有錢、何二位相公在外候大相公。”王雲聞言，出來迎接到廳，揖罷坐下，錢祿道：“適會玉章兄，道及長兄解館北上，小弟們欲附舟同行，未識尊意何若？”王雲道：“若得二兄同往，小弟沾光多矣。”何霞道：“清覽兄回府自然要逗留幾日，弟等隨後就來。務必要候弟等到府同行。”王雲道：“這個自然，相候二位長兄同行。”二人見王雲應允，遂就告別而去。

王雲次早僱下小船一隻，拜別了鄭乾夫婦，遂叫家人挑了，送王雲上船。王雲登舟，不幾日已到姑蘇，打發了來船，遂即來到府中，王三接著，說了些家常事務。次日，王三將各田租賬交進來，王雲道：“賬目事務你還管著，我不日就要上京去的。”王三領命，仍然收下。王雲因上京日近，也不出門拜客，祇到張、萬兩家去通問他二人可北上，不期二人俱不在家，次日，張、萬二人來回候王雲，王雲見二人來到，忙迎到廳，揖罷坐下。張蘭道：“前歲尊兄回來，道及長兄在吳府設帳。小弟想長兄正是青年傑士，哪裏坐得住？”王雲道：“到這地步，也就罷了。昨日小弟到二位長兄府上奉候，不期二位兄俱已公出，連府上的人亦不知兄何往。”萬鶴道：“小弟昨日路遇秀芝兄，又被友人邀去閑遊，故此失迎長兄。”王雲道：“豈敢。今歲秋場，二兄幾時起程？小弟當附舟。”張蘭道：“記得江中遭禍，不覺又是三年了。我們三人自然同行。”王雲道：“還有兩位武林朋友，亦要同舟。”萬鶴道：“姓甚名誰？”王雲道：“一姓錢名祿，字春山；一姓何名霞，字瑞麟，總是灑落朋友。”張蘭道：“如此更妙，今已是五月初旬了，就要起程纔好，不宜再遲了。”王雲道：“就行最妙，但不知武林這兩位在何日纔到？”張蘭道：“好個要候這二人，待他們一到就起程便了。”說罷，二人遂起身別去。

又隔有兩三日，錦芳進來稟道：“浙江錢、何二位相公到了。”王雲聞言，忙整衣冠出來迎接，接至廳上，揖罷分賓主坐下。王雲打一躬道：“外日小弟在貴府屢叨隆愛，謝不能盡。”錢、何二人亦打一躬道：“弟等今日輕造貴府，甚是不安。”王雲道：“二位長兄，說此客話，就不相契了。”錢、何二人問道：“兄的行期在於何日？”王雲道：“前日有二位敝友亦欲北上，在舍下言過，祇候二兄一到便行。”錢祿道：“如此就是明日行罷。”王雲道：“忙也不在一時，還要留二位長兄一日，少盡地主之心。”何霞道：“後會正有，何必在這幾日中。況且路途遙遠，路上恐有耽誤。”錢祿道：“瑞麟兄言之有理，清覽兄不必多情。”王雲道：“如此竟遵二兄之命，祇是得罪了。”何霞道：“豈敢。”王雲遂喚錦芳去請張、萬兩位相公，錦芳領命而去。少刻二人來到，各各相見坐下，通名已畢，五人敘談有興。須臾擺下酒餚，相邀入席，五人歡飲至暮，約定明早起身，各各散去。

次日，五人各帶家人、書箱、行李，集至河下，一同登舟，開船進發，直至湖廣，重登陸路而進，不盡途中的跋涉。來到京中，尋了寓處，已是七月將盡。五人在寓中也不讀書，逐日去遊玩。不覺考期已到，五人入場，到二場考畢，揭曉之日，五人去看

王雲高高中在第一名解元，張蘭中在三十二名，萬、錢、何三人落榜。三人恭喜張、王二人，王雲道：“三位長兄的文才超於小弟等，試官不取，可為無眼力矣。”錢祿道：“功名遲早，焉能勉強？”張蘭道：“春山兄之論確然。”五人回寓，報錄的來報了，張、王二人去參主考，謝房師，打發人往家中去報信。二人就在京中賃了寺院裏的閑房讀書，祇待明春會試。錢、何、萬三人別了張、王二人回南，俱各不題。

卻說臧新自從刁奉失落了綾帕，後來刁奉依舊出來，臧新埋怨了幾句，也則索罷了。臧新聞得王雲在吳府中處館，心中甚為不然，想他拾得綾帕，自然曉得夢雲，倘他成就這頭親事，豈不便宜了這畜生？欲待要去套他的口氣，怎奈不好上吳家的門。事在兩難，也覺無法，後來冷淡了，也就罷休，隔有二年，聞得王雲已辭館回蘇，又叫白從去打聽消息，未曾說起親事，方纔放心。臧瑛有書來，叫臧新上京科試，臧新要謀夢雲的心重，哪裏肯上京去。卻說白從、刁奉受了臧新之託，向年又曾說包在他身上，謀成夢雲親事，故此終日在吳府左近打聽。

卻說吳文安為官清正，兩年內升到總臺，聖上聞知治民清廉，欽詔進京，授吏部左侍郎之職。想起兄弟文勛封王出使外國，不知何年纔能回家，有家在浙，侄兒軟弱，常被惡官欺凌，又不上京應試，有許多不便，莫若修書一封，著家丁去迎接兄弟的家眷到京同住，有何不可？遂修了書，次日就差家丁星夜南下。家丁領命，當日起程，在路曉行夜宿，一日到了武林，問著吳府，將書傳遞去內宅。吳璧遂將書看過，就喚家人打發京中來人的酒飯，一面袖書進後堂，送與夫人看。夫人細細將書看過，道：“承文安伯美意甚好，祇是程途遙遠，又兼不服北地水上，如何是好？”吳璧道：“母親不服水土，也還容易，孩兒想，爹爹未知幾時還朝，孩兒終不能進京科試，論理去的纔是。”夫人道：“既然如此，聽憑我兒擇吉起身便了。”吳璧見母親應允，遂打點船隻不題。

且說白從、刁奉常在吳府前察聽，聞得吳宅家眷上京，想出一條妙計，歡喜無限，竟到臧府中來會臧新說話。臧新見了白從，發話道：“老白，你天天來說計策，日日來道機會，怎麼這兩三年了，並無一個計策？明明騙我，好生可惡！”白從陪笑道：“大爺不要性急，如今已有一條妙計在此，我今日為此而來。”臧新聞言，回嗔作喜道：“老白，有何妙計？快些說來。”白從附耳低言道：“祇消如此如此，這般這般，大事成矣。”臧新道：“計策雖好，倘若其女不從，如之奈何？”白從道：“這個請放心，自古女子水性楊花，若是不從，可慢慢的勸他，自然順了。”臧新信以為實，遂叫白從、刁奉暗暗打點行事不題。

且說吳斌家眷擇吉登舟，一路無話。一日舟泊江右，是小春望日，一輪明月當窗。夢雲在舟見景生情，又想著王雲去科試，不知可在榜，就有許多情思，因歎道：“暮光凝而明月清，舟次人兒鄉思濃。”吳璧聞言道：“賢妹起思鄉之念矣。”夢雲道：“夜靜月明，煙光濃淡，土音又異，怎不令有鄉思之意？”吳璧道：“賢妹之言極是。但是為人不過行權，到此時不得不然。”敘話之間，丫頭擺了晚膳來，吳璧道：“賢妹對此明月，不可不賞。與賢妹相飲三杯，以解思鄉之念。”夢雲道：“長兄有興，小妹自當奉陪。”夫人飲了幾杯，就不飲了，吳璧竟開懷暢飲，夢雲亦多飲了幾杯。夜膳畢，各各安寢。纔交半夜時分，祇聽得一片響聲，打入艙來。夫人驚醒，急喚家人。吳璧醒來，驚得魂不附體。夢雲醒來，祇見許多人明火執杖，已知是強人，急忙穿了衣服。吳璧唬得話也說不出，蹭倒半邊。家人內有膽大的喝道：“眾位不要羅唣，我們是兵部吳老爺的家眷進京，舟中並無財物，驚了夫人、小姐，與你們不得干休！”強人聞言，將刀背打那家人，罵道：“瞎眼的王八羔子！咱們就是當今老李也不怕，莫說甚麼兵部！既有小姐，可獻來，好做壓寨夫人。叫孩子們搶！”眾強人一齊過去，搶了夢雲過船，又拿了些細軟之物，揚帆而去。此時雖有鄰船，見是大盜，誰來救護。夫人與吳璧見強人搶了夢雲去，夫人大哭，埋怨吳文安來。不然如何遭此大禍。吳璧亦淚下，勸夫人道：“母親，事已至此，不用過於悲傷，明日到南昌府去追捕強人便了。”夫人道：“報官緝獲起來也遲了。我夢雲孩兒立身不苟，倘然強人奸逼，一死無辭。”說罷又哭，有繡珠因不見了小姐，已遭強人之手，諒不能活，不如同小姐到泉下去罷，竟推開艙門，投江而死。吳璧、夫人見繡珠投江，急叫人救時，誰知江流水急，救不及了，莫知去向。夫人歎惜道：“青衣之中，有此義女，可憐死於非命！”吳璧就寫了呈子，遂去拜南昌府投遞了報呈。知府怎敢怠慢，即刻批文至縣，著捕役緝拿。捕役等領批，四路緝訪，並無形跡。吳璧在舟候著，府、縣緝捕到有個月，一點信息全無，祇得勸母親進京，再作區處。夫人亦無其奈，祇得往京進發。在途無話。一日到了京中，已至吳文安府第，家人進去稟報吳文安。吳艾安夫婦出來迎接至廳，各各拜見畢，夫人哭泣，道及舟中之事。文安聞言，大喫一驚，道：“有這等事！俱是老夫之過。我這裏星速行文，去著落府、縣官嚴緝。”夫人、吳璧住下不題。吳文安差人火速下文書到南昌府，府、縣官接著文書，急得沒法，忙差了幾十捕役，各處嚴拿不題。

卻說夢雲遭難之時，正值雲龍真人在雲中經過，早知夢雲主婢有難，即忙按落雲頭，喚河神救護繡珠，又遂到臧新船上，自來救夢雲不題。

且說河神領了真人法旨，將繡珠提浮江流，好好送在京口漁舟之側，是日五更，有一個老漁翁正在那裏打魚，一網灑去，卻巧打著繡珠在網中。老漁翁起網覺得沉重，因喜道：“今日利市，打著大魚了。”用盡平生之力一拉，拉在船頭上，一看卻喫了一驚，這漁翁又細細一看，卻是一個女屍。老漁翁用手去拉了一拉，其屍尚溫軟，老漁翁想道：“屍首溫軟，祇怕還救得活也未可知。待我救他一救。若救活了，也是一點陰功。”遂將這女屍抱進船艙，將水衣脫去，拿些衣被擁好。少頃，漸漸醒來，哭出聲道：“我那小姐嘎！”漁翁道：“好了。”遂問道：“小娘子，你是何方人氏？因何尋此短見？”繡珠聞言開眼，看見是一個老漁翁，料無他意，遂將始末細說了一遍。漁翁道：“如此說來，小娘子是個義女了。”繡珠道：“承老公公活命，可送奴到夫人處，多將金帛酬謝公公。”老漁翁道：“這斷不能，我以打魚為活，一日魚不打就不能度活了。況你家夫人又無下落，往何處去尋？”繡珠聽得老漁翁不肯送他去尋夫人，又大哭起來。老漁翁道：“小娘子，你不要哭，此處乃是人煙湊集之處，恐其壞人知是小娘子，那時反為不美，莫若暫住漁舟，日後曉得夫人、小姐的下落，那時再送你回去，豈不是好？況且我一個老人家，同你在船，諒無妨礙。”繡珠聽得老漁翁這說話，自思無計，沉思了一會道：“既然承老公公的好意，奴家在船上客情不便，莫若拜在膝下，也好朝夕侍奉。未知尊意若何？”老漁翁聽得繡珠要拜他為父，喜的眼總笑合了，道：“我老兒哪裏當得起？”繡珠遂倒身下拜，叫了一聲“爹爹”，老漁翁叫了一聲“孩兒”。老漁翁道：“你今雖是身安，卻要改扮男妝。若是照常打扮，恐招壞人口舌。你改妝了男子，倘有人問時，祇說我領的一個兒子，豈不是好？”當下繡珠從言改扮，儼然是一個小漁翁。

不說他二人取利江中，且說那夥強盜，你道是誰？就是白從、刁奉、臧新並惡家人安排下這個計策，一路跟到南昌空野之所，方纔下手，意將夢雲搶過船來，順流直下。相隔已遠，又改官船，泊於野處。臧新好與夢雲成親。夢雲自被強人搶過船來，唬得九死一生，聲都哭啞了。那時臧新打扮了，走到夢雲身邊，道：“小姐小姐，你家母親、哥哥為何再三不肯將你配與學生？今日一般也到手中，任你插翅也飛不去了。小姐且不要驚怕，今齊定要與你成鸞鳳之交，日後不失夫人之位。”夢雲方知就是臧新，即時星眼圓睜，咬

牙怒罵道：“你們這些禽獸，千方百計將我搶來，我不過拚身一死。看你這班喪心強盜行此非為，自然有一日碎斷你這些強盜之肉！”臧新被夢雲千強盜萬強盜罵急了，道：“你這賤人，不識抬舉！待我來殺了你這賤人，看有甚麼計較！”就拿起刀來去唬他，夢雲哭道：“你快些將我殺了，倒見你強盜的好處。”一頭哭著，罵不絕口。

且說雲龍真人在舟中化作凡人，兩相誤認，不能識破。聽見臧新欺負夢雲，心中忿怒，雖是夢雲有難，恐其污染，遂化作家人模樣，進艙來道：“大爺請用中飯去，待小人勸小姐用些午膳。”臧新道：“你若勸得小姐回心，我大爺重重有賞。”說罷遂進前艙去了。雲龍向夢雲道：“小姐請用些午膳。”夢雲悲哭不答，雲龍低低說道：“小姐，我不是壞人，來救你的。”夢雲抬頭見是一位真人，遂道：“承真人救我，未知真假，若能救妾，就是重生父母了。”雲龍道：“謹言！汝祇閉目，不可開聲。”夢雲依命，雲龍念動真言，即喚河神，吩咐道：“這是平南侯一品夫人，汝可小心護送到姑蘇護雲庵側近，不得怠慢。”河神領了法旨，即護送夢雲去訖。雲龍又顯神通，以心慧性變作夢雲，側身端坐。又假作家人說道：“大爺用完了飯請進來，小人喫飯去了。”臧新聞言，遂走進來，見夢雲側身端坐，也不哭了，遂向前陪著笑臉道：“小姐可曾用些午飯？”假夢雲竟不答，臧新走近身去摟抱，被假夢雲一推，卻跌了一跤，臧新扒起來笑道：“看不出小姐倒有這個跌法。你跌是跌了學生，看小姐怎生安放我。”假夢雲也不答，這臧新又去摟著歪纏，假夢雲用手一推道：“臧大，你好沒分曉，婚姻乃一生之大事，既要逼我成親，豈能在舟中草草行之？此事斷斷不能，勸你休作此想！”臧新聞言，見有相允之意，就問道：“據小姐之意，若是如何？”假夢雲道：“除非是到你家中，參天地，拜公姑，方成大事。”臧新聞言，歡喜無限，忙吩咐開船，晝夜躡行。

不幾日到了武林，臧新上岸，先到家中，稟知他母親道：“孩兒去尋了一個媳婦來了。稟告母親知道：好擇吉成親。”夫人道：“你這個不肖之子，莫非是哪裏拐騙的來哄我，日後遺害我做娘的？”臧新道：“孩兒豈有做這犯法之事？因到揚州院中去玩，遇見此女，是個處子，也還生得有些姿色，情願從良，故此要他來的。”夫人信以為實，道：“你既無此事，你自去料理便了。”臧新見瞞過母親，歡喜之極，也不擇吉，遂打發樂人新轎，又請了幾個親朋，竟來船上迎娶。少頃娶到家中，參拜了天地、家神，又拜了夫人，遂扶送新人進房，夫妻交拜畢，依然是洞房花燭，正是：

臧兒造孽事無端，惹得真仙降世塵。

為救廣寒青女難，洞中仙子拜凡人。

卻說眾親朋在廳飲酒，臧新未免在外相陪。臧宅內有一個奇醜的丫頭，美名就叫醜環，年交十八，看見娶了一個新大娘，他也來房中看看。纔走進房門，這假夢雲就算定醜環走到跟前，使一個迷魂法，將醜環真性迷住，推在床上。雲龍念動真言，將一張東帖變作醜環，自己出房，化陣清風而去。

不說雲龍回去，且說臧新候親朋散去，自己帶醉進房來，不見新人，遂問道：“小姐在哪裏？”丫鬢們回道：“新大娘先安睡了。”說罷遂各散去。臧新喜興非常，走到床前道：“我的嬌嬌小姐，你先睡了麼？”一連問了幾聲不應，笑道：“想是這幾日在船上辛苦了，故此這般熟睡。”遂上床與醜環脫去衣裳，自己也去脫了衣服，摟著醜環，此刻也不嫌其粗醜，竟自交脛而臥，百般撫弄，漸覺欲火如焚，那裏等得醒來兩情歡暢，其時醉夢之間，竟赴陽臺之樂。雲雨已畢，臧新仍摟著醜環道：“小姐，你何得好睡至此？”又自想道：“雖然到手，未得情氣相交之美，等他醒來，再整旗槍。”遂轉想之間，也就睡著了。這醜環到天明時候，迷神已退，醒來翻身，覺得有一人相偎而睡，自想道：“是了，大約是哪家的大姐沒處睡了，來我床上睡的。”又摸著那被褥，驚奇道：“這床不像是我的了。”正在奇異之間，臧新醒來又去摟著醜環叫道：“我的嬌嬌小姐，何得這樣好睡？適纔與小姐鸞鳳之交，小姐可曉得？此時當再赴陽臺。”醜環聽得是公子聲音，遂道：“大爺，是我。”臧新道：“你是哪個？”醜環道：“我是醜環。”臧新還不深信，此時已窗含曙色，忙披衣下床，鉤起幔帳去看，卻不是小姐，果是一名醜環。臧新道：“小姐哪裏去了？你為何在我床上睡？”醜環道：“我昨晚進來看新大娘的，後來不知怎麼在大爺床上的。新大娘的去向我是不曉得。”

眾丫鬢婦女聽見大爺房中不見了新大娘，一齊來看。臧新問道：“你們曉得醜環怎麼在我床上的？新大娘哪裏去了？”眾人道：“大爺又來說笑話了。新大娘在房中，大爺一同睡的，如何得不見？”臧新道：“如今現不見了，卻是醜環同我睡的，可不是奇怪！”醜環見眾人進來，忙穿衣就走，眾人見了，忍不住一齊大笑起來。臧新見他們一笑，也覺無趣，遂怒喝道：“賤婢們，有甚麼好笑！快快與我尋去！”眾人見公子發怒，也有去尋的，也有去報與夫人的。夫人聽得來說，也自驚奇，遂到臧新房中來看。臧新見了他母親，哭不得笑不得，弄得不尷不尬的一個癡呆樣子。夫人問道：“這事端的是何緣故？臧新道：“明明一個千嬌百媚的小姐娶進門的，怎麼就不見了，換了一個醜環在床上？這不是奇事？”夫人道：“哪有這樣異事？”正說著，眾人尋了回來，說道：“我們去閉門屋裏，無一處不尋到，並無影跡。”夫人見這樣異事，也有些煩惱。忽然一個丫頭在床側拾起一個東帖，遞與夫人道：“這是一張甚麼東西？”夫人接過來看，上面寫著四句金字道：

天道疏而不漏，人情果報無差。

孽子造冤造惡，神仙移木移花。

夫人看完了道：“這東帖明明是像神仙留下的，你這不肖的畜生，又造無端之事，故此神仙來戲弄你。我昨日這樣查問，你為何瞞我？你究竟做的甚麼事？快快說來！不然，我修書與你父親，叫他處死你這不肖的畜生！”臧新見母親動怒，不敢隱瞞，遂將白從定計搶夢雲之事一一說出。夫人聞言大怒：“真氣煞我也！養你這畜生不習好，辱沒了祖宗的貨物兒！小姐也是搶得的？幸而神仙赦免，不然這事怎麼不來遺害你父親，這頂烏紗也戴不成呢！那白從、刁奉兩個惡奴，引誘官家子弟。吩咐門上人，自今以後，不許放他兩個進門！”又向臧新道：“你這不肖畜生，若是再不回頭，我一定叫你父親處死你，也免得後來為禍！”又吩咐家人：“不許傳說出去！”說罷就出來了。

祇有臧新受了母親的一場大罵，又是一場空歡喜，故此不敢上街行走，怕人笑話，祇得在空房獨坐。

且說刁、白二人在臧家當晚席散回家，以為作事有能，到次日又來，想在臧新跟前討好，不期被門上人攔住。白從喝道：“你家大爺見我也不敢攔阻，你就如此放肆？”門上人道：“是宅裏吩咐出來的，不許放你二人進去倒也罷了，聽說還要送官治罪。”白從聽得此言，問道：“大叔知道是為何事？”門上人道：“我們底細是不知，祇聽說你兩人引誘宦家子弟，劫搶縉紳女子，當得何罪？”白從道：“非干我二人之事，這是你家大爺煩我們去的。昨夜已成過親了，縱然到官，不過是搶親，也無大罪。”門上人道：“若是成了親，倒也不講了。”白從道：“莫非小姐尋了短見麼？”門上人道：“也不是尋短見。說也奇怪，明明是一個新人娶進門，今早忽然換了府中一個醜環在床上。我家大爺活活氣殺。大爺正要尋你二人出氣，可快些

回去罷。”白從道：“大叔可曉得吳小姐端的哪裏去了？”門上人道：“我聽得說，遺下一張柬帖，小姐乃是神仙變化，故此知道。”白從、刁奉二人聽說，半信半疑的，敗興而回。

古語雲：“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為。”誰知一個武林城中，人人皆知，也有親戚相遇俱談奇異，又有好事的編出一個《駐雲飛》，倒說得好，道：宦室臧家，娶個新人奇怪煞。容貌真堪畫，窈窕瀟灑。小鬼探名花，早變了醜怕。自己丫頭當做妻兒耍，還是真來還是假。

臧新每每聽見人唱，也覺不好意思，約了刁、白二人，一同上京去了不題。

卻說夢雲被河神送到護雲庵側，隔了半日醒來，睜開眼來看，見是荒郊野外。坐在地上想道：“雖感真人救脫苦海，叫我一女子鞋弓襪小，投奔何處去？”正在悲泣之際，來了個救護之人，你道是誰？就是慧空之師悟真，今秋師徒已搬在護雲庵中。今日出去化糧，看見一個女子在路旁啼哭，悟真道：“善哉善哉！”祇因這一遇夢雲，又有分教：佳人暫留禪院，可憐南北想思。

天威豈可被人欺，善惡終須天自知。

若是天顏無曲直，天生惡輩事還奇。

畢竟悟真怎生救得夢雲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[返回 >> 英雲夢傳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